

论乾嘉时期扬州园林的空间审美特质^{*1}

刘晓宏

【摘要】：扬州园林是我国重要的园林派别。由于独特的主体，扬州园林在空间营造上表现出独特的审美取向。主要表现为：在空间布置上，强调园林空间的外向性展示；在空间营造上，强调立体空间营造；在空间审美上，重视空间的独特性表现。这种独特性来自于，扬州盐商复杂而矛盾的处世心态，也导致了扬州园林介于南、北园林艺术之间的折衷取向。

【关键词】：扬州园林；空间；审美特征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0139（2017）10—0181—5

清代，扬州作为全国的盐业贸易中心，吸引了大量外来商贾，他们通过转运销售食盐，积累了巨额财富。而后这些盐商纷纷在扬州城郊买房置地，修筑园池，以满足其日常起居及社交需要。乾嘉时期，扬州城内共有园亭上百座，分布于扬州城内和城外保障湖（今瘦西湖，下同）及南湖区域。盐商的园林营建活动，将扬州自古已有的园林营造活动推向高潮，使扬州逐渐成为与苏州、杭州并列的园林胜地。据成书于清乾隆六十年的《扬州画舫录》记载：“（天下园亭）杭州以湖山胜，苏州以市肆胜，扬州以园亭胜，三者鼎峙，不分轩轻。”^{（1）}由此可见，乾隆、嘉庆时期，扬州园林已经名甲天下。

目前，据相关文献记载，清代盐商在扬州市区内及市郊保障湖、南湖湖区共筑有园林 62 座，其中建于乾隆年间 47 座，约占清代扬州园林的 76%^{（2）}。随着盐商大兴土木，乾嘉年间扬州园林在造园技法上也达到巅峰，清代扬州名园也都营造于此时，如个园、小玲珑山馆、片石山房、双桐书屋、卷石洞天、倚虹园等。由此可见，乾嘉时期确实是扬州园林发展的黄金时期，其许多风格特征，也都形成于此时。

作为我国重要的园林艺术流派，扬州园林与北方皇家园林与苏州文人园林之间存在着明显的风格差异。这种风格差异主要是因为园林的营造主体不同，导致其使用功能及审美意识不同。因此，扬州园林在建筑空间形态上也呈现出许多独具魅力的地方。基于此，本文在相关历史文献的基础上，结合现存乾嘉时期的扬州园林实物，分析扬州园林的空间审美形态特征。

一、藏显之间：折衷的空间展示形式

扬州园林作为盐商构筑的私家别业，其主要的空间功能，是为了满足盐商的日常起居及宴饮社交活动。因此，从本质上来看，它与北方皇家园林、苏州文人园林无异，都属于密闭性的私人空间。这种空间属性决定了扬州园林必须强调空间的内隐性。

作为一种居住空间，我国园林艺术的本质在于通过将居住空间与游憩空间的二维融合，探寻如何在城市中获取山林之乐，最终达到“诗意栖居”的根本目的。基于此，我国园林艺术的一般空间配置情况多为前宅后园，中轴对称。通过宅与园的综合配置，营造出一个属于园主家族的私密性游览空间。这种空间性质决定了扬州园林在空间处理上，必须通过藏与隐，将其与周边隔绝开来，形成一种内向性的空间形态，特别是在用于日常起居的居住性空间上，更为明显。扬州名园个园的空间构成形式

¹ **基金项目**：国家住房城乡建设部 2017 年科技计划项目“京杭运河沿岸城市‘海绵城市’建设与运行模式研究”（项目编号：K42017220）阶段成果。

作者简介：刘晓宏，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江苏 扬州 225127。

就具有这种特征。个园位于扬州古城东北隅，为嘉庆二十三年两淮盐总黄至筠在明代寿芝园旧址上复建而成。鼎盛时期个园共有“福、禄、寿、喜、财”五路住宅建筑，现存东、中、西三路，均位于园区北部（见图1）。个园住宅空间设置，严格按照中国古代建筑长幼有序、尊卑有别的核心思想来进行分配，形成环环相扣，密闭性强的若干合院，外部以高墙遮挡，形成极为隐秘的私人空间。



图1 扬州“个园”平面图

但是，虽说扬州园林在空间配置上具有中国传统私家园林的私密性属性，其空间又兼具一定的开放性，这是我国其他地区私家园林所不具备的空间特征。不同于北方皇家园林与苏州文人园林在空间布置上喜在园池四周设置障碍，遮挡园林景致，强化园林的私密性属性。扬州的造园家通过柔化园林边缘，将其与周边环境有机地融为一体，从而构成了一种半开放式的园林空间，这一特征在扬州园林最为密集的保障湖地区最为突出。半开放的空间处理，使保障湖区逐渐形成了极具特征的湖上园林群落，正如清代造园理论家沈复在《浪游快记》中所描述的那样：“其妙处在十余家之园亭合而为一，联络至山，气势俱贯”⁽³⁾。

这种独特的空间处理形式，究其原因，是源于盐商特殊的造园需求。众所周知，盐商修建园林的内在动因，除了满足自己的日常生活所需以外，利用园林来炫耀财富、结交权贵，才是盐商造园的主要目的。特别是在乾嘉时期，由于皇帝频繁巡幸江南，园林成为盐商献媚天子的重要手段。据《清俸类抄》载，扬州著名盐商汪朔公夫人汪太太，在高宗巡幸扬州时，“与淮之盐商，先数月，在城北外择荒地数百亩，仿杭州之西湖风景，建筑亭台园榭，以供御览。惟中少一池，太太独出数万金，夜集工匠，赶造三仙池一方，池夜成而翌日驾至。”⁽⁴⁾由此可见，盐商在保障湖区修建园林的目的在于投其所好，献媚讨好皇帝，从而获得皇帝嘉奖，提高自身地位，进而获取更多的商业特权。因此，盐商在修造园林时，如果过分强调园林的私密性，就有悖于其初衷，无法吸引皇帝及达官贵人的注意。但是，作为盐商的私人生活空间，园林又不能完全公之于众。因此，为了缓和这二者之间的矛盾，扬州造园家才采用柔滑边界的方式，折衷二者，最终形成了介于藏显之间的特殊空间展示形式。

二、飞阁凌空：立体性空间营造

空间上追求立体性空间的构建，也是扬州园林在空间营造上的主要特征。其立体性的空间构造主要依托造景叠山以及复道、楼阁等高层建筑来实现。

叠石是扬州园林中最引人称道的造景手法之“扬州以名园胜，名园以叠石胜”^{〔5〕}。所谓叠石，是指通过人工堆叠石块，使其形成具有自然景观性质的山石路景，从而达到“虽为人作，宛如天开”的艺术效果。由于扬州盐商雄厚的经济基础，其修建园林时，往往不计成本斥巨资购置名贵石材，并且聘请名家主笔，为其园林构筑山石。如位于扬州城南的片石山房（见图2），其叠山理石相传出自清初大画家石涛之手。主峰高约六丈，山中密布大小石洞百余个，被赞为“奇峭”。而建于雍正年间的万石园，更是用数以万计的太湖石，模仿石涛画意，构筑假山。这都表现出扬州园林叠山方面的高超技艺。这种造景方式无疑将园林空间由平面引向立体，特别是将园林建筑与叠石假山结合在一起之后，其空间的立体性就更为明显。《扬州画舫录》卷一〇描述倚虹园叠石如下：“涵碧楼前怪石突兀，其旁有小屋，屋中叠石于栋梁上，作钟乳状。其下巉岨，千叠万复，七八折趋至屋前深沼中”^{〔6〕}。



图2 扬州城南的“片石山房”

个园抱山楼是将建筑融于叠石假山强化建筑空间立体性的又一典型案例（见图3）。抱山楼位于个园北部园池区，是一座面阔七间的长楼，介于夏山与秋山之间。山与楼之间的关系高度融合：两山依楼而掇，山又通过小径与楼相通。楼与山之间构成了一个复杂而多变的立体空间。由此可见，这种将山石与建筑相结合，从而强化园林空间的立体型，是扬州园林的常用的空间塑造方法。



图3 个园中的抱山楼立面

在扬州园林的空间处理上，除了大量运用叠石假山来强化空间的立体型之外，大量“阁道”和高层建筑的使用也强化了园区空间的立体性。这种做法在建于十八世纪中叶的筱园中表现的最为突出。筱园阁道位于园林边界处，其做法是将园林原有的围墙加高而成，每六开间建造一阁楼，并以复道相连。这种建造方式除了将原有园林建筑的体量增高之外，还将散落在园区内的建筑连为一个整体，从而形成了复杂的“立体交通”，在强化建筑的整体观感的同时，赋予了园林一条位于空中的游览路线，从而形成了“多层观赏线”的立体景致，有效拓展了园林的审美空间。

扬州园林之所以会形成如此独特的立体空间布局，也与扬州盐商的造园动机密不可分。如前文所述，盐商修造园林绝不仅是为了满足日常起居所需，园林还是其结交权贵、附庸风雅和炫耀财富的重要手段。因此，盐商园林绝不会像苏州文人园林那样，强调含蓄内敛，空间布局平淡典雅。其空间要求新、奇、怪，因此这种大体量的空间营造和因其而导致的复合性游览路线十分复合盐商的需求。

此外，这种园林空间形态的变化也揭示出扬州园林的欣赏视角的改变。传统园林作为一种游憩性生活空间，其欣赏视角往往集中于园林内部，游人步行于园林当中，形成一种人在画中游的审美体验。由于受封建礼法制度的局限，中国古代私家园林在园林面积和建筑尺度上有着严格的限制，因此现存私家园林的面积都较小，而在有限的面积中安排体量过大的建筑，显然会破坏园内的整体视觉效果。由此可见，扬州园林的这种空间变化，明显不是将视觉重心放于园林内部，而是将其转移至园林之外。这种视点的改变也暗合盐商的造园目的，他们修造园林的目的绝不仅是用来自赏，更多需要利用园林来炫耀财富，从而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因此盐商才热衷在园林当中修筑如此外向的立体型园林景观。

三、专属独一：空间的独特性

强调空间的独特性，是扬州园林的又一空间特征。作为盐商主导的造园，扬州园林处处沾染了盐商的审美习惯。虽说盐商得益于食盐专卖制度，获取了大量物质财富，但是却始终无法改变封建社会“士农工商”的社会排序。为此，盐商开始使用重金包装自己，让自己跻身上流社会，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为此，他们在日常生活上追求新奇奢华，在审美格调上附庸风雅，努力将自己归于士人阶层。《扬州画舫录》则对此有着更为翔实地记录：“（盐商）或好马，畜马数百，每马日费数十金，朝自内城出，暮至城外，五花灿著，观者目眩。或好兰，自门以至于室内，置兰殆遍……率喜作园馆，以靓丽相夸尚。”⁽⁷⁾这种日常生活审美态度自然影响了园林营造，由其主导修建的扬州园林，在空间上也表现出明显具的求新求变的风格特征。特别是在乾嘉年间，随着盐业贸易日益成熟，盐商身负巨资，园林逐渐成为其攀比斗富的工具，其投入在园林营造上的财力、人力、精力越来越大，园林的独特性也被日益重视。关于此，《水窗春呓》有如下记载：“计自北门直抵平山，两岸数十里楼台相接，无一处重复。其尤妙者，在虹桥迤西一转，小金山矗其南，五亭桥锁其中，而白塔一区，雄伟古朴”⁽⁸⁾。此外，钱泳在《屺园杂话》中也有相关描述：“（造园）当以扬州为第一。如作文之有变换，无雷同，虽数间小筑，必使门窗轩豁，曲折得宜。此

苏、杭工匠断不能也。”⁽⁹⁾

那么扬州的造园家们又是通过哪些方式来实现园林空间的独特性呢？具体来说，主要通过以下几种方式来强化园林空间的这种特性：

首先，扬州园林往往通过叠山理水等造园手法，营造出不同的园林空间，从而探索出空间的不同表现方式。扬州位于江淮平原腹地，城内地势平坦，对于修造园林而言，缺乏园林空间应有得变化。但这种地形地貌，也为造园工匠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创作空间。他们在修造园林时，使用人工物力，堆砌山体，开凿河渠，用以丰富园内景观。这种单纯依赖人工营造的园内空间，能够表现出更为多元的空间形态。加之盐商雄厚的财力支撑，匠人们的巧思一般都能够得以实现。于是，扬州园林在空间形式上，表现出一派繁荣之相。涌现出以独峰耸翠，秀映清池著称，被誉为“奇峭”的片石山房；以桥、花、树、石相互障碍，给人烟雾迷离，水流来去悄然之感的小盘谷；通过引水入室，形成碧水萦绕，楼台掩映之景的卷石洞天等名园。

其次，细节装饰也是扬州园林用来强化园林空间独特性的有效手段之一。作为园林空间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细节装饰市园林空间的重要构成部分之一。特别是在整体空间构造上难以出奇出巧的情况下，细节装饰就称为营造出独具匠心的园内空间的有效手段。这一点在扬州的个园中表现最为突出。作为海内名园，个园最为出名的当属被誉为“海内孤品”的四时叠山，而这种独特的园林空间布局，主要是依托假山所用石材这一细节得以实现的。通过对太湖石、黄石、宣石的灵活运用，构筑出春夏秋冬一年四季之景，从而表达出“春山艳冶而如笑，夏山苍翠而如滴，秋山明净而如妆，冬山惨淡而如睡”的诗情画意。这种从细节入手，营造出园林空间独特性的做法，也成为扬州园林在空间构造上的主要方式之一。

四、雅俗共赏：空间的整体美学格调

扬州园林的整体空间美学格调上，也表现出与我国其他园林流派明显的差异。它折衷了我国南北园林派系的美学格调，兼收并蓄，最终形成了“雅俗共赏”的美学格调。

作为商人群体主导建筑的园林艺术，扬州园林本身难免沾染上商人的粗俗气息。园林对于他们而言，更多的是一种炫耀自身财富的途径和手段。因此，在进行空间营造的时候，他们往往不惜代价，将园林空间布置得错彩镂金，极为豪华，表现出浓郁的世俗气息。在内部空间布局上，扬州园林尤其偏好使用古董来装饰室内空间。这种偏好源于盐商“雅俗之分，在于古玩之有无”的偏执观念，也缘于盐商炫耀斗富心态。为此，他们大量收购名人字画、古玩珠玉，用以装饰室内空间，室内空间的布置强调琳琅满目。这种让人目不暇接的空间布置，看似风雅，实则世俗。

除了运用古玩珠玉装饰室内空间，盐商们还广求奇花异草，来点缀室外空间，基于此扬州园林逐步形成了独特的花木配置方案。其花木选择标准可以归纳为：品种上求新奇、色彩上求浓艳、配置上求全面。扬州园林在花木选种方面，不同于苏州文人园林的素净雅致，其选种偏重于选择芍药、牡丹等花朵硕大、色彩浓艳、品相富贵的花种。特别是针对一些花色罕见的珍惜品种，更是不惜代价，加以引进。嘉庆年间重修的《扬州府志》载：“（影园）小山招隐处岩下，牡丹、西府垂丝海棠、玉兰，黄白大红宝珠茶，磐口腊梅，千叶榴，青白紫薇香椽，备四时之色。”⁽¹⁰⁾此外，扬州园林在植物的选择上，还大量选择具有隐喻内涵的植物类型，具有典型的世俗审美标准。如个园、意园中种植紫藤，暗含紫气东来之意；刘庄、明月楼广植桂子，谐音富贵；片石山房、华氏庄园大量种植广玉兰，寓意“富贵满堂”⁽¹¹⁾。这种强调富贵热闹的花木配置形式，无疑表现出浓郁的世俗审美特质。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扬州园林又有典雅的一面。作为封建社会社会结构中的底层，盐商虽富有四海，但是却处于四民之末，他们急切地想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为此，盐商在日常生活中广泛与文人结交，大量畜养文人门客。如活动于乾隆年间的著名盐商江春，其修筑的康山草堂往往客以百计，每日酒赋琴歌，通宵达旦。这些寓居于盐商园林当中的文人，自然对盐商的审美格调产生影响，从而使盐商园林不可避免地沾染上文人的审美格调。此外，随着财富的累积，越来越多的盐商将主要精力

由商转文，读书入仕成为盐商的共同选择，一时涌现出许多具有极高的文化素养的大盐商。如乾隆年间的大盐商马曰琯兄弟，就以诗赋名噪江左。这些具有文人特质的盐商群体，也直接导致扬州园林在审美格调上日趋风雅。最后，随着盐商发迹，他们开始斥巨资聘请名家为其设计园林，如石涛、仇好石、戈裕良、董道士等造园好手，都在扬州参与过造园活动。这些名家熟知文人审美品味，所造之境，格调高雅，难落俗套。

由此可见，乾嘉时期的扬州园林是基于盐商发展而产生的一种造园艺术，由于盐商特殊的身份地位和文化诉求，导致扬州园林在空间形态上表现出一种明显的折衷取向：她既具有北方皇家园林的恢弘大气；又兼具南方文人园林的典雅细腻。扬州园林的建筑空间形态特征暗示出盐商复杂多元的心理活动，他们一方面以经商为荣，时时不忘炫耀自己雄厚的物质财富；一方面又黯然神伤，为自己“四民之末”的社会地位而苦恼神伤。

参考文献：

- (1) (5) (6) (7) 李斗. 扬州画舫录 [M]. 广陵书社, 2010. 3, 26, 44, 58.
- (2) 陈建勤. 清代扬州盐商园林及其风格 [J]. 同济大学学报 (哲学社科版), 2001, (10).
- (3) 沈复. 浮生六记 [M]. 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 1990. 76.
- (4) 徐珂. 清俚类抄 (卷七) [M]. 中华书局, 1986. 33.
- (8) 金安清. 水窗春呓 (卷下) [M]. 中华书局, 1984. 64.
- (9) 钱泳. 履园丛话 (卷二〇) [M]. 中华书局, 1979. 42.
- (10) 阿克当苏. 嘉庆重修扬州府志 [M]. 广陵书社, 2006. 112.
- (11) 奚赋彬. 盐商文化性格对扬州古典园林植物配置影响研究 [J]. 现代园林, 2013, 10 (8).